

行水金鑑

卷第百五十八

兩河總說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灤運又罷專出邳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闔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

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爲禍不小況今
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旣防決大名又防決
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
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
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
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
爲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
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
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
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
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

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
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
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
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
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
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
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
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
篙師舵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
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白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
今私舶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

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鼇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蘆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

陵之險如昌邑雖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
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衍斥鹵之地可
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
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邳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
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
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
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鄭曉吾學編餘 是又一邱文莊海運之利之
說也陸萬太天以至明亡言新河者皆本此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
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邇其流入中國
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

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
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
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
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
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
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爲大
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洛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
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
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
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

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砦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

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
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
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
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
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止泛於澶濮曹濟
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
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
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
宗時決冀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
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
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

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
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時
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
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
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即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
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
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
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
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
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
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

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議濬黃河故道尚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過汶北合漳衛過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表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

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
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
無筭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
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閘疏水之
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
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
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
陽武封止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睢
歸虞永夏碭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止之于家
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
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

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倏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充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堤植柳百萬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
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
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
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工方興而
復決張秋東堤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
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
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
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
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
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

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堤威
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
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
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
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
減水壩以殺衝鬻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
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
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隄以護之正德
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
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尚
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

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
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
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
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
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
水爭地者七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
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
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
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
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
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

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圻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即通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